

張其昀先生

· 磊璞鄧 ·

曉公夫子鈞鑒：
三月七日賜復諭書，奉悉，幸甚感甚！生近赴華岡母校授課，在華岡書局購得鈞座最新巨著：歌頌中華、歌頌大學、歌頌生命三書及文藝復興月刊，數日來反覆研讀、沉潛思之，深覺意味無窮，乃發白肺腑之言，靈魂深處之語，木鐸啓示之音，絃歌不絕之響，洵足發人猛省頓悟，開拓萬古之心胸。生誦之讀之，思之研之，不禁為之終日不倦，飯食無味，行臥不安，時而低昂感歎，時而沉思陶醉，時而振奮鼓舞，心思如潮，不禁隨之澎湃澎湃不已！而多年來盤旋於腦際，橫亘於心中，苦思窮究，久懸未決之疑問難題，因得此鼓舞啓示而突有茅塞頓開、豁然貫通之感，而樂趣無窮也！

茲謹將生多年來讀書之一得管見與研究計劃之基本構想略陳如左：
生三十七年冬自大陸來臺，迄今已二十餘年矣，留臺至今，始終惟寄一切希望於反攻復國，在最高領袖 蔣總統領導下打回大陸，消滅共匪，解救倒懸，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。此一堅定不移之信念，刻刻在茲不忘，至今尤時而俱增，故在臺從未作久留之計，但暫求一餬口棲身之所，時作臥薪嘗膽、枕戈待旦準備，嗣因經久，業有餘暇，遂將餘閒之時間精力，移作學術研修，期符救國不忘讀書之旨，以應「革命基礎在高深學問」之需，同時亦係一種業餘之休閒活動，可兼收娛樂與學養之效，以促進身心之康樂與平衡。後因研究趣味愈來愈濃，欲罷不能，爰復從南部辭去中學教職，轉來臺北進修。

老天不經意的滴些雨，就把人給拖進春的節候。而春未來，自己孤熱的性靈早隨風雨變形。這些年，歲月流轉得是够不稱意了。
夜裏，雨停了，想着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」。白天，雨落，笑自己沒傘，即使有傘，傘下也不會有款款細語，不會有含羞的女孩；就是這樣，猝然變得瑣碎、無奈和蹣跚起來。
前些日子讀着：「……不但能認真，而且能擺脫。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，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」，會認真地揣摩了一陣，然又隨便的給擺脫了；沒有什麼能詮釋這的，生生意息的不變，汲汲營營的不變，快樂的人快樂，打着鬱結的人還是打着鬱結。一愁，就硬是如一座山的濃蔭。
而竟然很可笑的，近來被欽羨也被唾

念

他來了 只是風雨催他走得
好匆匆 揚起揮別的手 我想
起古昔一個淒美的故事

一個高傲的王子 騎着駿馬 驅馳曠野
甜美的夢 憩息樹蔭下 正做着
是誰 先讚美邱比特的利箭 維納斯的
慈和 最後他們都說 愛的定義已經在
我心底生了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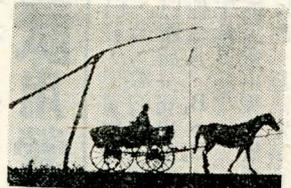
從遙遠地方來的人 總要回到遙遠的地方去 雖然，我衝動得想告訴我的孤

哲學

又一個月曜日。
杜鵬姑娘們為博取伊們底青春獲得讚美，各換着最具活力的、丹紅的、紫紅的、雲白的、淡紅的少女裝，在林

小道

才裝扮婀娜地安靜下來。
楓樹先生撐了綠色的洋傘，放出去年焦黃的風箏。
李桃小姐最不善躲，去年冬天偶然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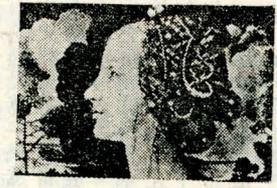


旅程之一

棄，欽羨你的沒讀過薛弗西斯的神話，唾棄你的不知生活不易。這些迴旋，都沒人懂。每一個人都自期自己有選擇的權力，只是條件不同，方式不同，你選擇時你也正被選擇。直到有一天一切都變遷了，你才感覺到你是等待着被宣判，不容脫逃，不容爭辯，也不會有什麼的懸你眼前。
有時也常問自己，你追求的是什麼，你架構的真的是將來屬於自己的一座溫暖小屋嗎？若是，何以如此不堅定，何以如此易被搖撼；背負兩傍沉重的山影，當你凝望，當你再凝望，才霍然山予你以陰影，以沉思，却未曾賦予山的血液；你不是山，你仍只是山的朝聖者。時而也把筆沾滿暗塗塗寫寫，不過那已是好遠了；文思的奔放囿於一個桎梏，握管只是痛苦的喞喞，堆砌中，感

情不是出賣，而是割讓了。畢竟那個年代已經過去，那個充于子蘊着寫詩衝動的年代已經遠了。
夢終歸要醒的，當人的價值架構於他的經濟價值時，你還欲說什麼。你還會是一隻鳥嗎？你還能歌唱嗎。當幸福被置於秤上時，你還奢求什麼，還能執拗着用整顆心，用你的一生來換取麼？
寒雨更深，不盡長風滾滾來，欲醉又無眠，還翹首風雨故人共嚼西窗燭嗎？俟漏斷燭殘終需明日，生活是個趕路的人，旅程銜接着旅程，一山一水，一波一綠，你無法確知何處是驛站，也不能肯定有無終極。涉關山大漠，知萬古雲烟倥傯，盛唐過去，李白過去；咫尺即成無涯。如果你跨不出圈圍，將何以超越。（夢窗手札之四）

吳依



零與寂寞
車影遠去，故事也該結束了
留不住他人的脚步 即使誠摯 還不是
枉然

據說 友誼的手很難握起
我幾乎相信 當你我同時為自己裹上傳
統禮儀的外衣之時 這個世界上 笑聲
總比嘆息聲來得生動些
因此 如果沒有沉思就有笑聲括破長夜
夢被遺棄在那個冷的夜裏 我頹喪的走
進雨中 愛的真義 該如何去詮釋

青山道

每週二、五刊出

夜——發出冗長的嘆息
晨——軒



了幾個時辰，就暗地裏穿了迷妳裙招蜂引蝶，惹得只好帶伊青澀的小果果，躲

在林底盡頭巴望。

櫻子首先覺得無奈，說道：「這等動物何其薄倖，前些時候爭賞吾們底奪艷，此刻吾們姿老色衰，方知彼乃卑劣的情欲動物已矣。」

淚猶未下，忽聞彼等指向杜鵬，道：「丹紅的赤誠，雲白的聖潔，紫紅的高貴，淡紅的純樸。你喜歡這，他喜歡那。論說得春野無比喻。失寵的醜杜鵬怨道：「吾們本類同，何來差別心？」

哀哉，哀哉，此等動物竟一任春光流

洩！」龍柏也在遠處感嘆。不久，有個小姑娘大叫：「看哪，一株好挺好壯的古松！」有的說，吾們應當學他，有的敬畏地瞻仰，親他、撫他。春底林野被超級市場起來。
只有穿墨綠長袍的松老先生，却没有一絲心動底模樣。
杜鵬姑娘領悟了，趕緊曳下炫麗的衣裳，忙為明日吸收營養。
夜篤在林裡唱道：「春遲了，春遲了……」
春風在山頭和山窟底嘲笑。
林清元